

← (上接2版)

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。然而从田君说话的神情中我多少能想象一些大鼓艺术的有趣,突然间我就很想去看了。于是我就请田君一起先回到我的旅馆,然后一同吃了晚饭再出门去新世界看戏。

《创造》同人

一日收到田汉君的书函,说是于某日在家中举行晚餐会,请过来。我十分欣喜,答应会来参加。我想田君也是一个颇为随意的人,于是就在约定的时间带了Y子一起去了。立即被带到了二楼,一看已有五六个客人已经先我而到了。

“哎呀,我们在等你呀。今晚也来了我的几个朋友,想把他们介绍给你。”主人田君首先站起来说道。

于是在田君的介绍下,我与各位一一寒暄问候。他们是郭沫若君、成灏君、林祖涵君、黄日葵君。

在摆开餐桌之前,又增加了两三个客人。年轻的大抵都是中华书局的编辑。

“今晚的菜是我母亲与我弟弟自己做的,所以是纯粹的湖南省的乡土菜。请大家品尝一下吧。”田君说道。

桌子是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圆桌。菜一个接一个不断地被端上来。简直不能想象这不是专业厨师做出来的,都相当精致而美味。普通的家庭主妇能做出这样的菜,在日本等地



村松梢风对田汉的第一印象是：“田君约有二十六、七岁,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青年。长长的头发不是用梳子,而常常是用手手指往上挠抓,因此都乱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。”

是从未见过的。大概有二十道菜。对着用大盘或大碗盛得满满的或一般的菜肴,所有的客人都一起伸出了汤匙去舀来吃。酒有绍兴酒和五加皮酒等好几种。一个人挨个给大家倒了酒之后,就一起举起了酒杯一口喝干。中国大概一直都是这样饮酒的,戏台上上演酒宴的场景,人们也是这样喝酒的。没有日本那样的互相举杯敬酒自然是件好事,但像我这样酒量小的人,早就醉了。五加皮酒呈红色,甘甜而强烈,因为口感好,我就在他人的劝敬下喝了好几杯。

郭沫若君是福冈的医科大学毕业的,今年二月刚刚回国,是中国最出名的新诗人,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。成灏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,是一位造船专

业的工学士,同时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文艺批评家。两位都是与田君一起创办《创造》的同人。在《创造》的同人中,还有一位以小说家著称的郁达夫氏,但今天抽不开时间,没能来。《创造》是一份今年三月创刊的杂志,是当今中国几乎唯一的新艺术杂志,由四马路上的泰东图书馆发行。这些同人们作为新兴艺术的前驱者,依据这份杂志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。令人觉得奇异的是,郭君也好成君也好郁君也好,他们在学校里的专业都是各不相同的,现在却都从事着艺术的事业,将此视为自己的生命。

“在去日本留学前,我们对新文学诸事都不懂,所以大家都进了各种不相关的学科,可是,从高等学校[译者按:现在日

本的高等学校,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高中,但这里不宜将其译为高中,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日本,全国仅有八所高等学校,程度比较高,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为进入帝国大学做准备,其程度大约在于高中高年级和大学预科。这八所高等学校后来都演变成了大学]时代开始亲近文学,进入大学后对文学的兴趣就越加浓厚,对所学的课程虽无多大的兴趣,勉强强毕了业,但现在什么是我们的本职,自己也搞不清了。”

郭君用一种和蔼而又带些韧劲的语调笑着说。郭君肤色白皙,高度近视眼镜内的一双有点外凸的眼睛中,荡漾着一种艺术家的纯真和阴郁的苦恼。成君是一个个子较矮身体圆圆的人,肤色黝黑,嘴唇间暴出了一口白白的牙齿。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,大抵默不作声,只是听别人在讲话。不过偶尔也会在别人的话语间抛出一两句话来,犹如胡椒一般辣辣的。他仿佛天性就是一位批评家。

差不多三个小时,喝着吃着说着,一张嘴一直没有停过。我不仅肚子快要胀破了,且已经醉得晕乎乎了。想不要回去得太晚,正想告辞时,郭君对我说:“我家也就在附近,去坐一会儿吧。”我们两个人,在郭君和成君的引导下,出了田君家。成君像是住在郭君家里。

我醉意朦胧地摇晃着身子走着。走出了混凝土地面的犹如隧道般的民厚北里,有个小小的市场。穿过这条街,就到了民厚南里的入口。这是一条相当整齐的弄堂,中间是一条笔直的道路,左右两边则是对称的横向小弄堂。在东头第五个横向弄堂拐进去,就是郭君的

家了。最前面的一个像是玄关一样的房间里,放着桌子、椅子和塞满了洋书的书橱。

“我给你介绍我的妻子。”郭君让我们等在外面房间,走到里边去了。

过了一会郭君回来了,后面跟着抱着小孩的太太,一看,是一位穿着和服的女子,无疑是一个日本妇女。我们都感到非常意外,呆呆地望着郭太太的脸。

郭太太体型很好,长着一张娇媚的脸,脸上笑盈盈地与初次见面的我们打招呼,聊了各种话题。听说除了抱着的婴儿之外还有两个孩子。郭君说,那两个孩子已经睡了,无法带过来。

“中国这还是第一次过来,对这边的生活还完全不习惯,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郭太太说。据说郭太太是仙人。我来到了自己所尊敬的外国人的家里,结果他的太太是自己的同胞,这事情总觉像是奇迹一般。总而言之,我沉浸在一种感慨而激动的心绪中。觉得很兴奋。

回来的时候,郭君和成君,还有抱着孩子的郭太太,一直送我们到了有马车点的地方。马车点备着非常漂亮的涂成黑色的箱式马车。我和Y子与各位告别后坐上了马车。

只听到跑在平坦大道上的马蹄声。我在马车上酩酊大醉,睡着了。

此后过了两三天,郭君、成君和田君三人到我这边来访问。下午三点左右开始,Y子和我两人在他们的陪伴下出了门。从靶子路出来,沿着北四川路一直走到大马路。

直接去了三马路上的四川菜馆“美丽”。菜馆在街角上,看上去很时新。日本的中国菜馆都是广东菜,到了上海一看,有北京、广东、四川、湖南等地的菜馆。各家菜馆都以自己专门的店招来吸引客人。其中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四川菜了。这家“美丽”尤其高级,在食客中评价很高。不过我是这天第一次知晓了有这家菜馆。

看来是事先说好的,这时郁达夫来了。于是一下子增添了很多热闹。他实在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才子。今日大家都穿了西服,但郁君的模样尤为清新脱俗。他的日语极其流利,语调流畅圆润。他在东京的帝国大学[即如今的东京大学]攻读经济学,获法学学士学位,却把法学士的名号丢在一边,写起了小说。

菜肴跟上次一样多得不得了。上了各种各样的酒。郁君与郭君开始比赛喝酒。Y子也兴



村松梢风(1889—1961)

这应是梢风与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。也就是说,郭是通过田汉认识梢风的。郭在时隔二十多年的1947年写成的《跨着东海》的回忆文中,谈及梢风时说:“在北伐前,由内山老板的介绍,在上海曾经有过一段的交游。”《跨着东海》初发表于1947年9月上海春明书店《今文学丛

刊》第一本《古旧书讯》,这里据《郭沫若全集》(文学编第13卷,第319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)。这一叙述应该是不确切的。

内山书店是在1924年从住家独立出来后才逐渐成为中日文化界人士交流交往的场所,1923年的4月,内山书店应该尚未成为这样一种媒介。梢风自上海回国后,立即撰写了如上记述,当不会有误。确实,梢风后来又多次西渡上海,与郭沫若也有些交往,据梢风的回忆,一直持续到郭南下广东(1926年3月)之前,这一段时期的交往,也许会有内山完造的一同参与。因郭在回忆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,因此日后的所有郭沫若的年谱和传记都沿用此说,将梢风与郭沫若的认识说成是经由内山老板介绍的,这应该加以更正。



创造社:左起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

(下转4版) ➔